

章克標著

一個人
的結婚

芳草書店

1951十二月十日

一個人的結婚

章克標著

長篇小說

上海望平街六號
芳草書店

版字44166

序



在這裏我要記述一個人的結婚，我頂知悉這個人的這一件事，因為這個人就是我自己。不過須得聲明的，我是在這裏寫小說，不是記事實。我的記載描寫，也許和事實完全不合，那卻不能算是我的過失。我祇要寫得不錯，而且寫出了事實以上的真實，就滿足了，這真實我卻決不躲避，儻過或枉曲的。我要把全個我碰到那真實上面，即使我一碰之下，會腦漿迸裂，血肉模糊

一個人的結婚

糊，顯出了我全個人的醜惡，我也不想規避退縮的。我有勇氣，我也想着我赤裸裸的自己。這樣我開始我的小說了。

假使我能寄出這一封信

(前略)……

現在我已經不能顧算了，寫出這樣的一封信來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應該的，是不是可以的，我是沒有辦法不寫這樣的一封信了。這封信的結果雖則我也能看得很明瞭，我知道這將使我的老年慈愛的父親吓，你要怎樣地煩惱彷徨而手足無措啊！而且你也祇得一個人獨自煎熬，不能和別人去商酌以解決這個難題

● 你未曾知道你兒子的心情之前，你的一切措置原是當然以上的當然，但你若了解了些你兒子的心情，你必要感到無法可想的煩惱了。而且那事情差不多已經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實在是再也沒有辦法了。我也知道不把這一番心情表明，你是比較可以少受些苦悶，但是無奈在我這事情又做不到，因為這差不多是我臨死的掙扎。

說是「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是已經非死不能時的情形，而我卻是在生死決戰之境，決不能說哀善的話，而祇能有求生的猛暴的狂喊。俗語有一句「狗急跳牆，人急跳淚。」我正是在這樣急的時候了。我的說話，我祇恐其不能十分猛烈，而決不會嫌忌牠的過分的。對於我是慈

愛無限的老父，我也不能設有分毫的假借，因為在這時光，我們已是人和人的對決，而超越了這一種人倫的關係了。

在這問題發生的當初，我始終取一種「我不關焉」的態度，但是這個「不管」以前是很奏效，而這一回卻分毫不能阻止事件的進行了。這就是表明你們，父親吓，母親吓，你們對於我的結婚一事是如何着急，如何關心的了。也是因為我年紀一年年大去，而對於這問題自己卻毫無把握，而且也沒有什麼關心或着急的樣子。這一點是你們受傳統思想支配着的人所不堪的。「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這一種教訓，從幾千年來已把子女婚嫁的責任，加在父母的雙肩上，而且，事實，你們已經幾次要完成這責任過的。不過我有了第一次的反抗，

而且自己出馬解除了幼訂的婚約，區得你們祇得暫時放棄責任。

這在你們心中是怎樣地煩惱吓！這個我知道的。但是你們看我回國以後，並不像傳說那樣已經有什麼意中人，而且對於婚事，也並不提起，這是使你們益加難過了。你們看他一年二年三年過去了，還不會有一點要舉行這終身大事的模樣，問問看又祇是不得要領地回答「慢慢地。」這是使你們耐不住了，不但你們覺得年紀老去，而且也見你兒子的老去，而且也看透了你兒子的沒有找一個女人的能力，所以你們又決然地起來了。這是你們愛護兒子的至意，你兒子很明白曉得的。在舊社會習慣中，到了將近三十而尚未結婚的光棍，加以怎樣一種輕蔑的眼光和不平的待遇，我也是知道的。你們的進行此事，完全出於慈愛

的本懷，是實在的。即是無知無感的天，也知道這一點。

我的「我不關焉」的態度，不發生一毫的阻力，我是束手無策了。要我像從前一樣取斷然的態度，現在我做不到了，因為我對於父母的心情有些理解了。這是使我益加苦惱益加懊悶的。這實是和切斷我生命是同樣的舉動，而卻是由父母慈愛地微笑着在手中舉起那一把明晃晃鋒快的鋼刀！

這事情的成立是宣言我精神生活的破產，思想的全部倒潰。那我雖還能繼續吃飯而存命於世上，是不過同活屍是一樣的東西了。一個人的生活，並不是就是物質的生存的意義，這是和草木石片的存在於世間有些不同的，人有他的感情思想，人有他的信仰理想，就是有他生活的精神方面。這是，父親，你從我

很幼小時節就教示我的。我的能有現在這一種的思想，這一種對人生的態度，可以說大都是繼承感受了父親，你的教化而來的。我也敢以此自傲，我不像現代一般的淺薄的人，專一溺惑於物質的。但是父親，你陶育我成了這樣的一種人格，現在你又要親手來打破牠！

對於婚姻的見解，我已經有了一種思想，我已經有了一種理想，而我祇是耐心在等牠的實現出來。並且我深信這一種理想的合理，所以我是坦然地等候着，一點也不覺得焦燥的。婚姻因為有牠的理想，所以是存在的；沒有什麼思想背景的婚姻，是不合理的婚姻，是不成其婚姻的婚姻，那是我所輕蔑的。對於新流行的所謂戀愛結婚，我始終沒有欣羨過，因為那不是我的理

想，對於舊來的問名納采三盤六禮的婚姻，我也早已認為不合理的，我的結婚觀的基礎，是建築在自由意志上面，而是絕對負責任的結婚。我雖則還不會能將我的見解公表，但我自身卻已深信不疑。而且我想，父親，你也一定是贊同我的見解的。

你現在卻因為愛而盲目了，現在是不顧一切，在替我進行結婚的準備了。啊！我還有什麼話可說！你要我精神生活破產，你要我思想的根基崩潰，你是在斬絕我生命的根元，而且這又是你自己所陶冶訓育而成的生命。啊！你自己一定也要覺得悲傷了。

父親，你讓我自由吧！我現在要求得你的許可，而決不像以前那樣取自由行動了。我太了解你們的心情，我不能不顧一

切地鹵莽從事了。但是也請你了解些我的心情，讓我自己建設我生活的營造吧。

我不願意破滅了理想而繼續存在世度這半生半死的生涯！真想做一個人的人，誰都不甘願拋放了精神一方面而去維持他的物質的生存。但是你們已經在進行來打毀我精神生活的基礎了。啊！天！

人世間的悲慘，還有這以上的麼！我們都是好人而現在却在微笑地互相殘殺。我知道這信將怎樣地刺痛你的心，在你性靈上加上怎樣重的打擊，但我不能停止筆底下一句句瀉出這樣苦酒一般的說話來。並且我自己又覺得那是怎樣地可以悲觀，因為我不能鹵莽地寫得粗暴強蠻，致使你會無可如何而中止此事，

祇能憤怒我的非禮；因為你若怒我的非禮，由我的一表悔謝就可以消除你的怒氣，使你再得平靜的。但是現在我差不多把全副的重擔子都推到父親，你老年的身上。這在我又是怎樣的一種苦痛而懊惱啊。

但欺誑作僞是我不喜的，也是父親，你所不希望我有的，那麼除了這樣以外，我們還有什麼辦法？現在你們以為是該當的當然而決不會使你兒子困惑的，又那知在他是以為有性命出入的呢！這樣真要使人疑心相互的理解是不能增加相互的幸福了。假使我沒有對於你們的理解，我還可以像上回同樣來一次，那又是多爽快的事啊！但替你們一着想，我實在沒有再反覆這舉動的勇氣了。不過你們倘使能不理解我的心情，仍舊看着進行

上去，以達這事情的實現。這是一方面我固然願你們如此，而別一方面又是嫌惡的，因為我不願我父母是這樣不願算不理解他們的兒子。但是我無論如何不能有積極的表示，關於這事情母親會是怎樣耽心過來，上一回的解除婚約曾是使她怎樣不適過的。我想起了她滿頭斑斑的亂髮，我是什麼勇氣都萎縮了。

.....

由你們去辦吧，我來反逆了這時代的潮流，做一輩子孝子順孫！

也曾這樣想過，但這就是一「哀莫大於心死」的心死的意味，我決然還不肯自殺哩。我是怎樣的苦悶，經過了無限的思慮，我祇能有一個辦法。

這就是使我寫成了這樣的一封信。

這信將使你老眼下淚也未可知，但是我已經寫了，預備寄給你了。我們祇能抱頭痛哭吧。啊！殘酷的運命之神！

我這樣勇敢地決定吧。我決不能承認這婚事，我一定要得你的許可去破棄牠，你一定要許可我去破棄牠。因為這是我唯一的生路。我還不想就死。

你自然要非常傷心。或者還要關懷到我的將來，那是可以不必的，一切都由我自己來負責好了。世間總還有一個人會適合於我的，即使沒有，那麼不結婚也不是人生失敗的意味，我們在結婚以前，先得是一個堂堂的人。是了堂堂的人，不結婚仍然還是堂堂的人。請你們放棄了來管這些事的厚意吧。

我知道這幾句話是我怎樣鐵硬了心腸纔說得出。你們把兒子的婚姻看成自己分內事，是由於傳統的習慣，在你們是很當然的。請你們不要干預，也許感到侮辱，感到不可抑制的忿怒，和無限的悲哀。但這也不過和叫我依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結婚是同樣的一種難堪。這是我很知道的，但且請想我是知道你們這一種心情，而還是不能抑止說出這樣說來的我心情，那麼你們也許有一種別的念頭可以想到，別的感情可以觸發罷。

請爲我的精神生活之故，給我以我所希求的許可，你們的兒在這裏哀求。

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我曾經幾次出去寄這一封信啊！但是想起了這信所要引起的悲哀，以及若照我的話再破約後父母所必受的世間的批難，總踟躕了幾步，把信再放入衣袋中的。但是這樣一天天挨延過去，心裏益加懊悶，我不得不向朋友吐露苦衷，洩瀉些胸中的牢騷，於是有一封以下的信。

又是一封信

光燾兄：

我已經一天天逼近那個結婚的關口，這是由時間之神帶我去臨近牠，並非我自己走近去的，須得先向你聲明。我現在的心境，對於這結婚已經達到了無可無不可的地步，此地我在開頭就和你講明。以前對於我的結婚，你是曾經屢次關心過的，所以我要寫這一封信報告你，可以使你安心，或者悲觀也不妨，總之我

是在這樣一種狀態之中。我可以把心情的推移仔細和你談談，也許你比別人更能理解我這一種矛盾的舉動。

記得我們在東京的青少年時代，在櫻花漫爛的道路上，我們如何夢見將來的黃金時代啊！我們口上談着人世間最高的戀愛，心裏描着人中間頂美的女人，懷抱着人心中頂純潔的感情，那時是怎樣的狂喜而有希望啊！但是祇不過是六七年的工夫，我們的歡夢已經打破，即使是鏡花水月一般的空想，也不再存在了。

。 那還有什麼話！

雖則直面了社會的事實，知道我們理想沒有實現的希望，但是在我心底裏還固守着我的理想，我說，「我甯可不結婚的！」這頑固引起你的不是訕笑而是肅然起敬，你也還迷不出是一個

理想主義者啊。但是曾經使你一時起敬的理想，現在卻要同沸湯澆雪一般地奔解了。

我是頑固的，這一點卻由你虛讀爲毅力，現在我知道那真是頑固。你祇看事實我是要結婚了。上次我對你說將要結婚，你還以爲是騙你，而我也沒有真個去結婚的心思。但是有這樣一樁事實，你也明白了，卻想不到會這樣結果的吧。這是怎樣的結果，我現在也還不明白，不過再過二個星期，就可知道了。我要把我現在的心狀告訴你。

當初我因爲解除了幼小時所訂的婚約，那是怎樣的欣歡！囚人的得了特赦，籠中鳥的完復了自由，我覺得像可以滿天空亂飛了。世界上那一個女人是不可以成爲我的女人的？每一個

女人我都有可以去愛她的資格了，那是多麼愜心的一件事啊！

我的努力是不虛的，我的奮鬥得了報酬了，當時我很這樣想過。」

那知這不過是青少年時代的夢幻，童話世界中仙妙的虛境，決不能出現於我們實世間的。我對於實世間有了一點點認識之後，就這樣想了，我仔細看，竟不能發見一個合於理想的女人。

這是很不好的，我曾經咀咒理想過，以為倘使沒有理想作祟，我便可以和別個人同樣地歡樂。那知這又不對，我以後就發見在我的性格上有一種不能做戀愛的缺點。戀愛是沒入於忘我的境地，而我無論如何不能拋撇去我的自我。戀愛是要有些看不清四圍和將來的愚昧，而我卻有些不能欺瞞自己的洞察的知慧。在我想做一件戀愛的時刻，我已經看見了牠悲慘的結果，因為

這一個緣故，我斷了戀愛的念頭，這在我並不是難事，你可以知道的。

還有很抱歉的，是我見了那些所謂情侶的結婚，一切祇覺得醜而肉麻。又是因是，我對於戀愛二字，並且起了反感。我開始輕蔑戀愛。這不一定是由於我的得不到所愛因妬羨而起的
一種反動，你也可以明白的。我以為那是還不能忘情於青少年
時代的幻境而然，對於實際上原不過是如此這般的戀愛，當然是
要輕蔑的。因為對於戀愛是已經沒有什麼可以作為我理想的根
據，我便趕緊把結婚的一件事來建築在自由意志之上，這是我思
想上所不能避免其出現的一變化，究其原因，還是在於要把青少年
時代的理想保留形骸之故。你對於這一點，自然已經很有些不

同感情了。我卻實在還不能忘卻青少年時代的理想，也可以說不能忘卻近於夢幻的理想境中的戀愛，這你或將覺得有些可笑，但我仔細內省自己的心狀，我不能不這樣告白。

後來我普泛地對於一切女人起了一種憎惡之感，那正是你頻頻勸我結婚的時候，而我卻坦然過着獨身生活，對於別人的戀愛的欣歡，一點也不表現出羨慕的精神，這在你是已結婚了的人看來，要作爲我的空架子吧。但我的確不曾羨慕過，我對於女人的愚鈍，狡猾，貪慾，虛榮，欺詐已經能看得很清楚了。那當然是我錯的，我祇注目了她們壞的一面而忘卻了好的一面。

從那時候起，結婚問題在我已經是一個平平凡凡可以毫不關心的問題了。

我覺得我的思想總比年齡走前了幾步，這個也許是成爲我無限悲哀的根元的。後來我對於女人卻像開了另一種眼睛，我開始感得每一個妙齡的女子，都有一種共通的美。這也許多半是由於你的啓發的，否則我在這方面的覺醒更要遲些。我以前看女人，祇用童話國裏的夢幻的眼睛，現在卻不能完全這樣了。所以在我又生了另外的一種問題出來。由這一覺醒我又多理解了世間的許多事實，我已經再不能是住在童話國裏的大孩子了。這在我思想上要發生一變化是當然的。

但是一思想的發生以至構成，是要些時間，不是驟然之間可以成功的，真不巧，在這中間卻發生了我的結婚問題，我真個手足無措了，我不知道怎樣應付纔好。以前的青少年時代的熱情

激行，是振不起來了；要根據於現在的心懷而取一種態度，卻是我現在還不能有一種可以使我取斷然的態度的見解。要回復我從那個老調子，再唱一次高調以應一時之急，也提不起嗓子來。這便使得我取了現在的「我不關焉」的態度了。就是我所說的無可無不可，也不過是這「我不關焉」的毛病更深進一層罷了。我知道這種態度是不對的，但是我沒有辦法。沒有辦法的結果是拖延，拖延拖延就到了火燒眉毛地事機逼切。事件將要怎樣地進行展開，我是不知道的。還有兩個星期工夫，總會解決的。我心焦又坦然地在監視着自己的態度和心境的變化。

我現在所要做的，是在求一個思想上的出路，我可以根據了

牠而行動的。起頭我也曾費心去思索過，現在卻因為時日逼切，我很心亂，已經沒有思索的餘裕了。我祇是莫名其妙地懊惱，以至有時很有些得罪於同住着的程君和孫君的行爲態度，好在他們總能諒解我，我可以不十分耽心抱愧的。我的束手無策的煩燥，請你閉目一想看。

我以前曾經種種想過的，不憚詞費地一一和你談談吧。當初你赴法的時候，曾經答應寫一封長信來，但在船上你就發見了這在你是不可能的，那且讓我用我的這一封長信來動你的文思筆趣吧。你或者因此而能實踐了你的約，豈不是好。不過我這裏所說的所寫出來的，都是毫無道理的傻話。

一 結婚與戀愛的分立

結婚是人間社會中的制度，戀愛是人性中的感情，爲什麼定要使牠調和而達到所謂靈肉一致的結合呢？若使這可以很不費事地達到，我原也可以不提出什麼抗議，而在現下的中國社會中，是費盡了一個人所能盡以上的力氣，還是達不到的，又何苦而努力於此？這個豈不傻極！結婚儘結去，不管牠的動機形式，祇要社會上承認牠是一種結婚就算數了。戀愛也儘戀去，祇要兩人都很滿意，便可以顧到旁的人而做兩個人中間的私事。這樣便可以沒有問題了。我結婚，是將要結婚了；我戀愛，是可以再戀愛的。那麼天下太平了。爲什麼定要踏襲人家的

思路，去想到什麼結婚與戀愛的關係，再用什麼自由意志來自縛自縛呢！不是照事實做去好了麼？結婚便結婚好了。戀愛如有對手，可以，何苦多用那些無謂的心思呢！那都是受了概念的縛束的人，自討苦吃的一種行動，你現在要做一個絕對不受什麼拘束的自由人。你不妨大膽地結婚，你可以大膽地戀愛。道德家的說教算什麼，世間的閑話算什麼，你祇要勇敢猛進！我心裏發生了這一種的呼聲。我暫時還不能去判別牠的正否，不過牠是積極而不是消極的我卻知道。我還得再想想，再考察一下。

二 試試看的態度

和上面不同的，卻還有試試看的態度。那是我且不去求什麼思想上的根據，也許那女人就是心目中所期待的女人，結了婚再說。因為我實在沒見過那女人，所以好惡愛憎是無從說起的，因此一定要說不行而反對也是不合理。因為我也經驗到過，曾經在街頭看見些女人，以為她們是有些可愛的，這就是使我再不敢閉上眼而空懷理想上的戀愛了。萬一那女人是屬於可愛的一型的，萬一那可愛不但是在姿體上而且情性上也是可愛的，那怎樣？豈不是非常省事了麼？可以無須多所周折，為什麼一定要弄到失之交臂呢？所以說試試看啊！但是倘使不行呢？行的祇有萬一，萬的九千九百九十九是不行。那麼不行時怎

麼辦？這很容易，法律上要離婚那一章是做什么用的？但是這句話好像使我不爽快的，我心中還有那些虛妄的永久的愛等等概念蟠據着。而且試試看的態度太輕淡了，雖則我並不是把結婚看做一件終身大事，但是我想對於每一件事總須有些真誠的態度。預備着離婚的又何必結婚！所以我對於離了婚而再去結婚的人，是很覺奇怪的。同是一個女人，爲什麼特地和甲女離了婚而再去和乙女結婚呢？結了婚而離是笑話，離了已結的婚而再結婚更是笑話。這個試試看的念頭，雖則在我心中一湧現，卻就被我喝退了。是不是一喝牠就會絕跡的，我卻不知道。

三 屈服於舊制度

我也想過，就是依照舊制度有什麼不好呢？從幾千年前行到如今的制度，如其有什麼不好，早該改革過了，到現在定是經了無數次的改良和洗鍊，所以舊制度未必一定不好。反而新式的結婚卻很危險。時常聽得別人的頗可慶賀的戀愛結婚之後，不多久卻是相見於法庭而提出離婚的訴訟了。況且舊制度也自有牠的妙味，牠的補救方法。第一是少麻煩，一切可以不管。而且舊式的女子對於家務等等總比新式女子內行，是很可以做成一個舒服的家庭的。即使對於女人不合意，也可以照舊式的做法，便有嫖妓納妾等等事情，那是舊式婚姻上所當有的補救，所以去做了也不是什麼罪惡，這樣就得救了。所謂服從舊制度，

原祇要能隨機應變，也是無礙的。而且還有最後的一着，可以離婚，不過這念頭太卑下了，我自己立刻覺到。人生是要向上的，這樣因循墮落是不行的。而且屈服於舊制度下的一事，即是表示了一人生的破產。這是什麼都完了，何必再去想什麼補救呢？對於已經死滅的用不到什麼補救，也無所用其補救。不過若決心屈服於舊制度之下而去赴死，那到也是可以佩服的，至少使人覺得有一種悲壯的美，那也是可以的。不過我現在還不想就死，所以這念頭，也祇閃了一閃就躲開去了。

四 我不關焉的繼續

還有我會想到把現在的這個「我不關焉」的態度接連下去，即使到了結婚或結婚以後，仍舊保持這一種態度，我照老例看做若無其事的自過自己的生活。這是我確守自己分內之事，而且也不去干涉別人，一切用冷淡對付。這個如果能做到，到也不失是一個方法。不過恐怕很難實行，照我的心腸恐怕不能設那麼樣冷而且堅。並且這一種不負責任，照理該在事前聲明，但怎樣聲明，卻是很爲難的一件事了。即使如此聲明，也決不是去積極阻止這婚姻的意思，所以他們還是要照舊進行去，真個要看看你以後是如何辦的。他們會使先結了婚再看吧的手段。這樣一來就很麻煩了，因爲已婚之後的終久難以如此冷酷，我也還有些自知之明。這麼說，就是我承認了這辦法雖好，不過辦不

到不好。

五 賭博的興致

我還想，我的結婚若是作爲一種賭博看，或是買彩票一樣，到也有趣。打白心寶時的一聲「開啦！」搖彩時的一聲「得了！」——正同揭開新娘面幕時的第一聲喝彩。那時贏是贏，輸是輸，再也無法可以挽回了。但這結婚是我終生的關鍵，我差不多感着是和生命一樣的重大，那麼在開彩一刹那的緊張，以及過後的失望和欣悅，想想看也很有趣味的。都是一種的頂強有力的刺激，比嗎啡比鴉片比酒比香更強更厲害更新鮮更特奇的。而且

也不但在肉體上，在心神上有更強烈的激動，是比什麼賭博的下注更大，所以趣味是更加濃厚。不錯，這很有趣，同把生命打賭一樣。但這是要人生遊戲化了之後纔能感到的，否則也是徒然的。所以如果可以做到那是我已經成功了改變一種新的生活態度，是採取遊戲人間的形式了。那也好，本來的我雖則在某種意味上已死，卻又產生了一個別樣的我，那我也還是仍舊能毅生活下去的。這賭博在開了彩以後，一切決定了，也比試試看之流的态度光明些。不過對人生取一種遊戲的態度，和我的本性似乎是不相近的，所以很成問題了。若使我可以有遊戲於人生的本領，我該是早變過了，我在人生的路程上不知顛覆過幾回了，到現在還不會取過這種巧妙的遊戲態度，足見我是不能成功

的。這樣一想我又束手無策了。

最後的一條路，祇有斷然反抗的一策，那是和現在的心情不合的。現在祇能無可無不可。因爲一取了反抗的手段，事情就得鬧大，家庭中的破裂是不能避免的。我父母都是已近六十歲的人了，他們實在不能再受此種軒然大波了。父親是很古板的性質，什麼事情都很拘泥，是新近纔決定的婚姻，又反悔有點太說不過去，是很使他老人難以處置的。母親上一次曾經生氣過，那是她已經替我預備成婚了，卻因爲一抗議而事件中止，後來不久又強出頭把那婚約解除，曾經使她心痛肝氣發的，現在我祇看了她斑白的頭髮，半個不字也不忍出口。這樣我確是無

法可想了。我若一提出抗議，那事情必有一番變化，要起波瀾，那是一定的。並且我心裏還有一點虛誇，以爲我若然強硬起來，我的主張一定可以貫徹的，想當初我還是依賴了家庭而生活的當時，也曾有過解除婚約的事來，現在我至少能設自活了還怕什麼。不過反而是因此，我強硬不起我的主義。你也許要想這是奇怪的脾氣，但我有這一種脾氣，又有什麼辦法！父親現有如此老齡，還在一個地方學校教書，爲了每月很微細的一點點薪水而工作，我祇想想此事，也不便再有什麼動作了。我的青少年時代的蘊莽無慮的蠻橫，現在已經振作不起了。這不知是可喜還是可悲的。

老友，我所謂無可無不可，原不是真實的情形，我祇是束手

無策而已。倘使你在此地，你一定可以替我籌劃出一個好辦法來，或者在思想上開導我一條新路，或者在行動上指示我一個方向，但你是三萬里外了。達到了有事情方纔知道朋友的必要，那是真的，爲什麼在當初我祇把事件約略地一說，而不把我心中的鬱結向你一吐呢！我現在真有點懊悔了。

還有一句話，我應得更明白地說明些的，就是上面已經提起過的我對於女人的覺醒，這當然不是最近，而是一二年以來的事，不過我疑心我的所以不斷反抗，隱隱中怕還有心上在希求女人的肉身那一種勢力的感動。這個我雖然反省過，卻不十分明瞭，因爲有些時候我覺得是要求異性，而有時卻和以前一樣是坦坦然無所動於中的。並且我覺得此種要求總是瞬時的，不能

構成思想上的一體系的。所以我也不能明白地說受有什麼要求異性的影響，有也難說，沒有也說不定，我不明白。

不過專爲肉慾而結婚的見解，我總是不贊同的，那是太成了唯物的人生，實在就是把人生的別一方面戕殺了，這個我不幹的。

總之，我是無法可想，我祇能無法可想地拖延過去再說。

啊！暗淡的人生！

最後問你，你的異國情調，究竟如何？請告我一二，是很盼望的。問你康健，並祝新年多祥。

克標在逼近結婚的時候，十八年一月二日。

通知卡片的由來

克標敬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於戊辰臘月初六日在浙江海甯硤石慶雲橋本宅與陳氏女結婚謹此奉聞

記着這樣文字的一張通知卡片，我在結婚前後發出的。因爲預備前後都可以用，所以在年月日上不加上表示時間性的副詞。爲避免麻煩，爲破除虛禮，我是希望人家不要有什麼饋送，本來也不是什麼可喜可賀的事情。那麼靜悄悄回去結婚好了，又

何必有這樣一張通知？但在我心情上，實在不能不有這一種舉動，這區區的一張卡片，實在成就了表出我心狀的大功了。

看表面上的文字，實是很和平的，分毫火氣也沒有，單由文字決不會想到別個什麼的。但是一想爲什麼要發這一張卡片，就生問題出來了。第一，卡片上既不邀人「觀禮」也不邀人「闔第光臨」有什麼發這通知的必要呢？無非是通知一件結婚的事情，卻又特別提出了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不是很可怪麼？倘使有人這樣一想，他一定要想探索發出這卡片的人的心理了。但是不必來探索，等我自己慢慢說來吧。

本來卡片上的文字比這還要稍明顯些，然而免不得有些火氣，我也覺得寫不好，因爲是要極度簡鍊的文字，無論如何不能把

胸中的意思完全宣發的。後來我把草稿給夏丐翁看，並托他修改一下，就修成了那個樣子，我先還覺得太晦澀，不能表出我的胸臆，後來一想，發這卡片的一種行爲，就是一種表示，所以就照那樣子印了。可是這卡片並不會引起多大的注意，也沒有什麼反響，正像別個通知單一樣，發出去就像是去討禮份一般而來了回答，雖則也有一部分人知道我的意思而不送什麼，但對於已經送了來的人我真是一無辦法。我想倘使都在婚後寄發，就可以少這種麻煩了。

這卡片很可以表示我心裏的不滿足，這是一件很苛酷的俏皮，是對於一切婚姻的諷刺，並且是對於自己的諷刺。對於婚姻的見解，我原來沒有什麼進步的思想，不過要根據於自由意志的

迷信，始終還未曾打破，因而對於舊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決沒有好感的。不過在無可如何的沒辦法之中，遷延到了無可挽回的境地，還要表示出最後的無力的抗爭，就想這樣俏皮一下。這決不是熱烈的感情衝動，這是一種慘然的冷笑，是自輓自的一首輓詩，是一件頂無聊的舉動。但是沒有這個我就不安心，我就要悶懣到無法可想，這好像是我宣洩的悶氣。

卡片除了我爲滿足自己的心向以外，沒有別的作用了，在作成的當時，也因為對於近來流行的那種我倆什麼什麼的肉麻請帖有些反感之故，所以是用極素樸的詞句，和頂直爽的態度。我想這是可以教別人模倣的。也有一位朋友說我的這一種卡片是侮蔑女子人格，不過我並沒有這心思，我不過把事實直爽地陳述

出來罷了。寫某氏女因爲不知道她名字。不寫某女士因爲我對於女士這二個字很不高興。女字和士字連在一起是什麼東西呢？士總是一「士農工商」的士了，女的讀書人，這算一種什麼稱呼？也有人要說經詩裏有一「釐爾女士」這是成語，但是我不懂什麼詩經。某氏女三個字並不含有什麼不敬或侮蔑之意，我可以無須申辯的。也有人以爲我的發這卡片是無聊，的確無聊，是毫無意義的舉動，我也知道的，但非如此，我不爽快。

這卡片的發出隱隱中也許還有我故意衒奇的一種潛在意識作用着，每見着別人的結婚，我覺得平凡極了，我這的卡片卻目以爲很新鮮奇特的；就是我的所以終於結了婚，恐怕也是由於要立異的緣故，在我的同輩當中，所謂戀愛結婚的是頂普通，但是我

一點也不佩服。本來我性質上很有些故意不肯苟同的地方，所以以我這樣推測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說我的結婚是頂新的新式，比戀愛結婚更新，那我決不敢承認的；我的確是舊的，和父親以及祖父以及祖父的父親，全是同一的格式，一毫也沒有新的，除了那一張卡片之外。至於那卡片也不能稱之爲新，因爲在字面上就有十足的舊氣，夏丐翁還說在戊辰二字上脫落了夏正二字是很可惜的，真可惜，是美中不足。

卡片雖然印好，我心裏還並不決定回去結婚，天天在上海馬路上走，走得腿酸了就去看電影。心裏希望可以碰見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拚了命去愛她，把全個我投擲到她身上心上，實現出一件頂燦爛的浪漫史。我要爲了這個人，

捨棄生命，捨棄一切，做出頂惹人訕笑的行爲，即使她是一個頂卑下的娼妓，或者她是一個高不可攀的大家閨秀也不管。我預備乾坤一擲，了結我的一生。但是我始終不曾碰見能使得我這樣做的人，真可惜，我滿腔的狂熱竟無由發洩，我又失望，又悲哀，又惱怒，又煩怨，但我也不是這樣就馴伏了。我不甘心，我還要做一件傻事。

這裏我把這事件毫不隱諱地披露，任大眾的笑罵吧，我不管了許多。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是我寫了一封信給一個女人求她的愛情。現在我原說沒有什麼大不了，那時我卻是拚了命的舉動哩。這女人我有幾分喜歡，因為她像我所愛的女人，姓名是不說的，還在杭州念書，你可以知道她年紀還輕，我嘗有

一個機會和她認識，這就使她該喫一驚，我的去信。信紙上全是瀑布吐瀉一般的熱情激越的文字，是使一個年青女子所受不起的強烈的刺激，但我祇願把自己心中的結鬱吐露，便不能想到別的什麼。我祇等她的回音一個可字，便立刻跑去和她結婚，那時我棄了家庭，棄了社會，棄了世間，棄了一切都不管。我懷着渾身的不安等候着的回音卻是——

章先生，你不要來和我開玩笑。

好，完了。我是在和人家開玩笑，我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來挽救我自己了。本來這個女人我只是有幾分喜歡，而不是十分完全喜歡，所以我沒有做更進一步舉動的心向，否則我可以立時跑到杭州去，用了毒藥用了鋼刀找她尋一個雙死。其實我很知道祇

要拿了假的手槍，倒在她面前說你不愛我，我沒有生活在世上的意義了，她是一定立刻會聽從我一切要求的，但這樣作偽我做不
到。因為那時光我還不會明白一切的戀愛都是作偽，而還不會
打破那空虛的理想主義。

但是，打擊，我總受了些打擊，我前面的進路都被阻塞了，
四方八面的門戶都鎖閉了，光明都消失了，我沈入黑漆漆的深淵。
而且時間又逼切了，我被決定的婚期是祇有四五天了。在
這時，我還沒有一定主張和方針的，我還是在找主張和方針的。
不過我自己想我是一個不能直情徑行的人，只看我已經印好了
卡片，預備着最後的逃遁之路，因為這卡片一發出，我雖則回去
被人家結婚，卻也算已經吐了一口悶氣，而可以不負這結婚的責

任了。我認清我是這樣一個不中用的人，是一個無能力者，是一個膽怯的卑劣漢，這都是因為我會打算，我有這一點聰敏之故。我真討厭我的聰敏，不要我的聰敏。而且這打算因為缺少決斷，所以總是在中途徘徊，一點也不能發展，以致仍舊祇得被事實拉着走，打算的結果，不過造成一個巧妙的虛偽的事實，對於生命生活的發展上，分毫也沒有建樹的。啊，我頂恨虛偽，而自己還逃不出虛偽。

對於能縱情運行的人，我是多少欣羨呀，他們像長江大河一般放奔，對於什麼都沒有顧忌，像翱翔於天空中的鸚鵡，浮游於大洋中的鯨鯢，那可以羨的是絕對的自由，不像我的拘束在小天地之間，畏首畏尾地不敢輕易一翻身的。但我已放開心想了

，認為這是各人的天稟，無法可想的，在理性發達的人，免不了要缺少熱情，而感情強烈的人一方面也缺乏理性，實在是無法補救的，也可以不必抱徒然的羨望。這樣我漸漸冷靜下來，要決定自己的逕程。但這又那裏是短時間之內可以解決的！已經長久連綿綿地思考探索的一切，都是爲了解決這問題，尙且想不出妥當的辦法。

但是我決定了回家裏去，我決定了寄發卡片，我自謂對於自己的理想已經竭盡了能力，自謂對於良心可以不必慚愧，因為我已經搜尋探索戀愛過，盡我所有的力量，雖則未嘗獲得。我如同一個敗軍之將，經過了盡可能的血戰苦鬪，但不橫屍疆場而投降敵人，像李陵的投胡，豈非比單純的戰死更是可歌可泣麼？

在目今的一種社會狀態之下，求得戀愛是不可能的，並且在我的天稟上，也不是戀愛的適者，這樣外面和內面都不許戀愛的發生存在，我爲什麼能做戀愛主義的忠臣呢？用這樣的解釋，把一切的故障搜求出了原因，去想出造出口實來，我交卸了一切的責任，老着臉皮，撫着心的隱痛，我被時間事實牽引了走。

結婚前後

從上海到家裏一定經過硤石，在硤石一定耽擱一刻，耽擱一定到夏蒼霖的生生醫院，或者談了一刻就去趁船，或者寄住一晚或朝回家。這次的回去，也到他那裏，照例有閒談。他說：

「好了，你回來了。我真替你家裏耽心。」

「是的，祇能回來，簡直沒有辦法。」

「那麼真要結婚了吧。不會再變卦吧。」

我的朋友，都不相信我這次會結婚的，因為照我一直的行爲思想下來，這一次決不會有結婚這結果出來的。等一，我已經有過解除婚約的事情，理論上決不能容許再有這一種舊式的結婚，並且我已經拒絕過每一次的做媒，這一次也並不曾有一毫認可的表示，我的朋友總怕這一次又會鬧出什麼笑話來的，我卻坦然的回來了，這是出於他們意料之外的。

所以也有一個朋友非難我了，他說：

「你回來做現成新郎了？」

「你是怎樣來的？」我毫不客氣地反問他。

「我也曾做過現成的來。」

「那何必現在再來問我。」

一個人的結婚

這樣堵住了他的口，但是對於他們的希望有些不快了。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爲我這次一定又有什麼花樣，可以使他們有好把戲看的。在市上早就流佈了一種風說，說章某決不回來結婚，已經通知家裏提出嚴重抗議了，這謠言曾傳播到女家，使她啜泣了一晚，耽了八九天的心事。但事實上章某是回來了，那把戲一定要鬧開頭了，一般人都存了一種看鬧熱的心思。希望我有些舉動，並不是切望讚成我的爲主義而奮鬥，也不是想用來做一般青年的提倡，不過想滿足他們的好奇戲玩的心思。這個，我不來，我不做出新聞來給你們欣賞。

不希望我這結婚成功的，還有一個是女人，那是我母親的義女明小姐。我回到家中的一天，她已經過來了，一見我就說：

「新嫂嫂一定是才學很高，相貌很好……」

一大批嘲諷的話。其實關於新婦是怎樣的人品，她是比我多聽得些，她很露骨地表示了她的不平。這位小姐，也曾有人來提起一次緣談，被我一言之下否決了，因為那時我還很有勇氣，不論什麼人都是否定的。其實她的品貌也還可以，若使再遲年把當我勇氣已經消乏時來提一定可以成功的，因為我並不討厭她，對她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不滿足。這都是時間之故，但是她竟恨我了。明妹妹，你不要怨我了吧。我所以不，只因我尊敬你而不敢瀆你的緣故。那時我心中的戀愛神聖觀還是很強烈的，而且還不能和結婚分離；現在我仍尊崇戀愛，但是我能看低結婚了。因為是我重你，所以不能和你結婚，但願你長久美貌

活潑，嫁得一個如意郎君，我實在是配不上你的。

就是父親也不相信這事體會成功的，那真使得我吃驚了。

舊式的結婚原是很麻煩的，一切的交涉都以金錢爲中心而展開，爭口舌和種種計較亂得不可交開，真討厭極了。因爲各人都有些不滿意，便要互相埋怨起來，所以大家又鬧口了。父親在這旋渦之中，卻說那勸各人平心靜氣退一步想的話，

「就是這一回，也不知是什麼緣故，而被他們做成了媒人。」把全部的功績卻歸於天運的口吻。早知如此，啊，天！

我原是應該反抗到底的。我的拒絕，是在大家意料之中的，這是頂容易做的事情，而我卻去做了出人意料的事。並且我心中對於這婚事是始終不曾首肯過，爲什麼我竟昏了腦筋而不敢一動

呢？啊，我的小心，我弄糟了我的一生。我在無意之中，自己殺了自己。

但是我不會死，我還得活下去，我很卑怯地已經預備好了逃生之路，這是我已經想到過的，現在更覺得理由十分充足了。

當我再仔細攷查結婚和戀愛的關係那時候，我能毅然地確認了結婚與戀愛是無關的。結婚是家族制度的條件，是社會的約束，戀愛是各個個人間的事，不必並為一談的。固然能戀愛而結婚是極好的，但非戀愛的結婚也未始不可，在結婚的妻以外再有戀愛的情人也是可以的。這些話在江灣的寓中時常和程祥榮孫則伊以及來談天的朋友談起，而且大家一致認為不錯的。我們不要什麼西洋化的戀愛，我們中國人自有幾千年來通行的制度，

若使那制度有缺點，自然會生起演化改進，決計不必抄襲西洋；而且因為國土人情風俗的不同，有些簡直是不能抄襲的。

我覺悟到這一點的確費了不少工夫，以前我的理想，也是極時髦的所謂靈肉一致的結合，現在我決不主張什麼戀愛結婚了。

雖然以前我也說過祇要二人同意，沒有戀愛也可以結婚的話，但這主張的根元還是在戀愛，不過把戀愛二字換了個名稱叫做同意合意罷了。也是因為這緣故，我的婚姻延遲到現在，我知道戀愛不是從天花板上可以掉下來的，但我也想去從馬路上或公園裏抓住什麼戀愛。因為我自己得不到戀愛，所以我知道現在大多數潔身自好的青年男女，也一定同樣求不得戀愛對手的。

這因為中國社會上的舊習慣，一向不許男女接觸，自然不能有戀

愛成立的機會了，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知道沒有發生戀愛的餘地，而偏要高唱什麼戀愛，豈不奇怪之極！

我對於戀愛還有許多懷疑，現在也不多說了。對於結婚，我決定不要什麼戀愛，而如果有了戀愛，儘可以有許多情人。

這個成不了什麼恥辱，什麼問題。一個男人不必獨占一個女人，一個女人也無須獨占一個男人。夫妻之關係照舊可以存在，不必去棄掉或否定的。當然沒有結婚制度沒有家庭也可以組成一個社會，不過在現下我們不能希望牠的出現，而在中國的舊習慣上，祇要破除了貞操這一種束縛，那理想的制度就會實現的。而且實際在中國的每處地方，暗暗地裏都這樣實了着，在姦通那個名詞包括之下的，都是那些相愛男女的戀愛行爲。並且也

是因為有這一種的調節，所以中國的婚姻制度，能維持到現在，而不起什麼重大的變化。

並且我還進一步想，所謂戀人愛人，必要是妻或夫以外的對手，就是說夫妻不能同時也是戀人愛人，就是說我反對戀愛結婚，而贊成戀愛不結婚。因為組成了夫婦之後，就負有共同生活的使命，有種種休戚相關的地方，當然有種種感情會發生出來。但由此發生出來的卻決不能是愛情，反而是因此要阻礙其發生的。情女一定是要妻以外的女，不能用妻當作情女。所以私情乃是情愛的本體，決不能受人唾罵的；即使被唾罵了，也因為他們有愛，一定可以勝過一切而完成他們的愛。所謂完成愛，即是發生肉體的關係。我現在已經擺脫了柏拉圖式的所謂純潔

的愛，而主張男女須有肉體的交涉，方可謂達到了一種愛情的成功；而所謂愛情，本來也無非是做這些行爲的口實罷了。

俗諺有一句「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偷，偷得着不如偷勿着。」這很道出了男女關係的微妙所在，這也就是說虛無縹渺的幻境有至上的情味，雖多少帶有些理想主義的色彩，但事實也確是如此。每逢有做不到的事情，總覺得像是很好的，等到一旦做成，便又不希罕了。男女間的關係，也是一樣的。

這樣，在我預備回家時，我已打定主意，結婚自結婚，戀愛我自己再靜候，我決不因爲結婚而拒絕情人，我還是張開了兩臂而歡迎她們的光降，我仍舊渴望有些愛人，這一點我在此地明言，將來我如有了什麼愛人，那決不可以說是我的受惑，我的確現

在還不曾放棄要有一個愛人的念頭，妻面前我也敢說，我還要接受別個女人的愛。

所以這一回的結婚，在我可以算是一種革命，打破了我腦筋裏從書本上得着的，和傳統下來的倫理觀，我自己造成了一個新的見地，我不要什麼倫理，我祇要人性的安寧和愉快。人間的相愛本來不必劃分什麼界限的，是可以無差別地相愛的。我有這樣的信念，我敢回來結婚了。我絲毫不想推諉和取巧。

我要張開了眼守住我的行為舉動。我這樣的意思或者不是父親所能想到的，他不明白為什麼這一次是如此馴良的緣故，却歸功於天運。

串把戲的猴子

這是一種什麼儀式，我不懂。依照舊式的參拜天地，那是要麻煩到不堪設想了，我是不能忍耐的，並且對於下跪叩頭的一層，我也決計做不到，所以後來用鞠躬替代了跪拜，總算膝不沾地。當加冠的時候，這是舊式婚禮的開始，卻因為我不肯拜那些紙馬，也不要待詔雍髮修面，我把自己一頂舊帽子戴在頭上了；這事情很使家中爲難，以爲供了神佛，總當膜拜一下，在形式

上非有人拜幾拜不行的，所以母親就叫小弟弟去拜了幾個揖。

這是很有趣的，假使結婚時我不在場，必也要人代結了，令我立刻想到了今古奇觀上的一錯占鳳凰儔和一亂點鴛鴦譜。」

我反對了跪拜，人家也不來勉強我跪拜，不過我還是被人家牽來牽去做了一回串把戲的猴子，我還是做了一種把戲給人家看了。在衆人環視之下，我被人家拉來拉去，拜起拜倒了好幾回，我也不知那是怎麼的儀式，大概仍是幾十年前的老規矩，不過在我用躬身代替了磕頭罷。別的人都噙着嘴看新郎新孃，所謂新郎的我也恨起來，就抬頭傲然地看別人了，我從來不曾這樣正眼看人過，那時我卻能大膽地看人，我想你們要來看我，我偏看看你們。那時我心中並沒有什麼感想感覺了，是超越了喜怒哀

樂等等了，也許不是超越只是鈍感，正像一個初臨戰陣的新兵，昏昏沈沈只覺十分不快意而已。

起初，大家叫我去坐在房間裏，我卻願意看看我自己的熱鬧，不高興自己幽閉起來，所以我不聽話，還是在外面亂走。後來花轎到了，廳堂上擠得水洩不通，我也不想擠上去看，所以站在旁邊。人家說娶新房裏去接新郎了，就見有人提了一對紅燈進去，我也不願再走進去被人接出來，就叫他們自去，要出來時反正我已經在這裏，表面上就讓他們去迎接一趟。那時我已不存什麼逃避的心思了，我想也無所用其逃避了，而且是已經到了不能逃避的地步。我要躲避，可以那時不回家的，可以堂堂提出反對意見的。這樣我就坦然地站在廳堂上的羣衆之間，也做

了羣衆的一分子去玩味這熱鬧一直到他們來捉了我去做串把戲的猴子。

串把戲的時間，總費了半點鐘以上，但也不能算長，因為套數原是很多的，我到很願意詳細記述出來，作為將來研究民族風俗考古那一班學者的參考，可惜那時有點昏昏沈沈而且又隔了些時日，竟記不清楚了。總是朝外拜，朝裏拜，拜了一陣吧。

因為我們是舊式，所以沒有什麼證婚人，主婚人，介紹人，儗相之類的時髦東西，也不交換那漂亮的指戒，也沒有洋洋盈耳的中西樂器，也沒有鮮豔悅目的花圈花束，也沒有像賣身文契的那一張結婚證書。自然因為我們也不曾是黨員，所以不必在總理遺像前宣誓，又不是基督教徒，所以也不必有牧師來祝禱。我們

不過是糊里糊塗地被人家牽攏在一起了，不像野狗在市梢頭結婚一樣有自由的選擇。也不像野貓在屋角上戀愛一般先有武力的爭衡。我們是連貓狗畜牲都不如的，但我們還堂堂地是人。我們有結婚的儀式，有龍鳳燭的高燒，有司儀的唱禮，有炮放，有酒喝，有親戚賓朋的道賀，有酒筵散後的賭博，有一切的興趣。

第一齣頂熱鬧的把戲完了後，我又在外邊看熱鬧後的景象，卻有人來叫我進去，也許是用一個請字的，但我覺得總是叫字好聽。進去是到所謂新房裏，新孃已經坐在那裏了要卸裝，叫我來替她昇冠，就是脫那頂帽子了，這聲音和中國人頂喜歡的昇官發財的昇官相像，這是一種口彩；我被使得站在她背後也許是側面，等我的指頭一動，兩個喜娘已經很輕鬆地把那頂所謂冠的昇

下了。我真不懂何必要這樣做，難道是因為要叫我鑑賞她禿髮的頭皮麼？因為一脫去帽，透過了疏朗朗的表面上一層的頭髮，就看見那像老黃南瓜的皺皮一般的不生髮的頭皮，真使我心上喫了一驚，倘使我再小十歲年紀，一定會疑心她是個南瓜精了。但是我還能不動聲色地回出，實在因為對於這結婚我本來不抱什麼希望的，從而也不會有什麼失望，況且她的長身早已使得大衆驚駭過了。

這一天，後來我打牌，除了有真不能推諉的事纔叫人權代幾分鐘外，我沒頭於這一百三十六塊可堆砌的方陣之中，的確很有趣，使人會忘記了其餘的一切。晚上我還喝酒，喝得昏昏地不知東西南北，所以不能再打牌了。這樣過我新婚的第一天，在

我想來是頂好的方法，賭博，喝酒平常我並不十分喜的，但我有時要去賭要喝酒，因為那頂有效的解悶的工具，我不會忘記去使用的。在無可如何地煩心時，在莫名其妙的懊惱時，我曾打牌喝酒過來，而且我對於酒味賭趣，確像有很深刻的了解。

女人拜過了祖宗之後，和自族親戚行相見禮，這樣就算完全成了我家族的一員，是成了父母的媳婦，從而我不得不是她的丈夫了。相見禮時卻要陪她一同見的，本來都是認識的人，卻要板起了面孔行一個禮，這真是討厭，我實在有點不好意思。但是擠滿在廳堂上的羣衆的眼光向我亂射，到引起我的反撥，我又能坦然地正眼看人了，我看她們和她們的看我——底下也加個們字吧。其實這種看都是無意識的，因為沒有一個人能說說出公

平的批評，說出新孃怎樣難看，這一短一長的男女並在一起造成怎樣的一種怪相都不敢喊出真相，而只交換着頂平凡的謊話「新孃好看，新孃齊整」，有些不喜歡說謊的，卻會取巧而品評穿戴了。

從早一日起，小孩子們就興高彩烈地喧鬧着，他們爲什麼能這樣欣悅，而我是終日悶沈沈呢？一切在他們都是幻妙的仙境，紅的燈，紅的聯對，一切牆壁上屏門上桌子上的裝飾，都使他們感着奇怪的歡喜，還有男男女女的客人，都穿了花花綠綠的衣裳，並且他們自己也穿了花花綠綠的衣裳，又那能不要跳哩，舞哩，喊哩，跑哩，笑哩呢？我小時也是這樣的。每逢家裏有什麼喜事，即使是喪事件也掩不住心頭雀躍的，這展開了兒童歡

樂的世界，但是爲什麼年紀大了就不能有這種無邪氣的欣悅了呢？想去，不覺對於已喪失的童稚之心起了無限的懷念。啊，青春已去了，在我不知不覺之間偷偷地被牠過去了。這還有什麼話說，我是在結婚呀！

有一件很使我安慰的，是我的朋友來道賀的一個都沒有。

這樣我一切的醜態沒有人見，就沒有人宣洩出來，我可以安心了。我實在不願意被人說，章某的老婆是這麼樣的一件寶貝因此在這裏我自己先說了。對朋友，我的確曾說過，這是我家裏的事情，和我無關的，我不希望朋友來賀喜，大概這句話很生效力了罷。

我失戀過嗎？

雜記簿的一頁上寫着十二月十三日午後七時半記，有底下一

段文章——

前天又聽到了關於美玲的消息，是不好的消息。

讀過我的九呼的總還記得美玲，這個我口口聲聲呼喚着的名字吧。我寫九呼當時，美玲並非蹤跡不明，實在有人說已被賣身於某處，成了某人的妻不知還是妾，並且有人的確說親眼見過

她。我心中不希望有這樣子的事情，所以在九呼中臆造了一個莫知所終的結局，這原是我無可奈何的自慰之法。但是現在事實已經明瞭，她正如我所臆料所希冀的不知去向了。在我心中卻反而又是不安起來。

啊，我的美玲，莫非是因為我這樣希願了之故，而致使你淪落天涯麼？自古紅顏都薄命，我敢用這一個都字，大家齊聲痛哭罷，爲了普天下的美人，爲了我的美玲。美玲，美玲，你現在究竟在何方？做什麼呀？

我已經是糊糊塗塗地結婚了。我真想，早知我是要這樣結婚的，我寧可要了美玲，即使在她鬧了那笑話之後，即使她爲大衆所不齒，即使她已失了貞節，即使她有一千一萬種的失德無行

美玲，我當時真個錯了主見，我不怪這一回的做錯，而怪那一回的坐失機會。像你這樣的人品，相貌，姿態，才情，一切又那是可以在一個女人身上具備的呢！美玲，我追悔無及，而且又害了你的終生；至少對於你的沈淪，我坐視不救，是罪無可道的。我甘受舉世的笑罵，我甘受你惡毒的咀咒，因為那都是我的不是。

在我剛成婚的四五天，又知道了你這個確實的訊息，我感慨無量。我在此地宣誓，我必為你復仇。請你教我事實的真相，使我明瞭那一個是你的大仇，我一定刻骨銘心，不忘這個仇人，要得他而甘心。

這是因為剛在結婚之後，對於這結婚的懷惱在頂深強的時節，所以寫出了這樣的激昂的話吧。關於美玲的事體，其實是很簡單的，不過就是我喜的一個女子，她遭遇了不幸，行踪不明，不知去向罷了。美玲自然是一個假定的名字，因為想她是美的，所以用了個美字，底下又加上一個聲音頂好聽的玲字，以外並沒有特別的意思。到底美玲美不美，我原不很清楚的，不過我認她爲美就是了，我不曾仔細逼近看她過，也不曾和她有過什麼情深的交往，所以實在的美不美是無從知道的。但是我認定她美，她就是美了，她實在美了。因為這不是由實際觀察而得的美，是由幻想構成的美，所以永無破滅的一日，更加因為她本人像曇花一現地消失了，這美就成了完全無缺的美，恐怕是要成爲

我終生永世的想望的標的了。

這正像夢裏面的仙境一樣，有天鵝絨一般的溫軟舒適，我可以逞想像的活力到處得着無限的安慰，美玲的出現；在我是像黑夜裏見了曙光，又因為這曙光的突然消失，而使我對於白天生無限的景仰。這永不會出現的白天，就是我無限的悲哀的根源，也就是我以為人生意義所寄托的地方。要說我有過戀愛，這便是我的戀愛，要說我有過失戀，這便是我的失戀。但是我的失戀卻不是已經得了戀而失的，是一交臂失之「地」失了的。我的戀愛也不像現在的漂亮朋友所有的戀愛，我蘊蓄在心中滿腔都是空想的戀愛，從而是沒有什麼行為去表示的戀愛，也可以說是不爲什麼的空無所有的戀愛。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不是現在二

十世紀所該有的，但我竟懷了，所以是非受苦不行了。

但是像一般的做戀愛的人所有的苦痛煩悶，我是沒有的，我有另外一種莫名其妙的煩心，如同放孤舟到了遠海上想看見陸地的一種樣子，不是像饞貓見了樹裏的魚腥那樣一般發急。現實的頂純潔的戀愛，有時我也感着會催人吐瀉一般地不快，而況更下的戀愛實在世間更多呢。祇有虛無縹緲鄉裏空想的戀愛是值得自讚的，又是舒暢而安適的。如其這空想能設有所寄托，那更好了，因為這可以促進空想的發展，滋補空想的成長；不過切不可去實查那寄托的，因為那也許要打破想空。若問為什麼不勇敢地去和實際的實世間生活接觸，而逃遁入空想裏去？那就因為實世間的實生活太難以能令人滿足了。

這樣，美玲就是我空想的寄託之所，美玲給我的空想增加了不少內容，擴充了不少領域，而又因為美玲的突然消失，我的一切空想都變成實在了，那真是很可感謝的。我對於美玲的愛便可以綿綿無盡期了，因為美玲已經生活在我心裏了，什麼時候什麼事情我都可以隨意編造出來，而編造出來的，總刺激我的懷念。因此在我存命期中，我決不會有一刻遺忘美玲的，即使要遺忘也是不可能的。

我也不用再多說了，因為關於美玲，實際我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事實，而且倘使要說起事實以上的東西來，話又非常多，決不是在這裏想做三萬字一篇小說裏所能容納得下的，所以我把美玲這名字這樣一提起就算了，不再講她別的事情。至于真的美玲

是否有那個人，我也不保證她一定有，況且即使有，現在也同沒有一樣了，但在我的心神上她卻是頂確實的存在，是無疑義的。

的確還有人疑心我做那小說歲暮，（曾發表于一般雜誌，就是近來出版的銀蛇的開頭），是因為失戀之故，換句話說，是因為戀愛失敗了做那小說來發洩怨氣的，這卻不是事實。我雖則生性或者免不了有些卑怯，但是還沒有到要借小說來罵人的程度，而且我知道要罵人，小說決不是精良適當的武器；雖已經有些所謂革命文學的論客，以為文章的力量勝過武力千萬倍，祇要一張檄文就可以擊退十萬大兵，高呼三聲打倒就可以天下太平起來，這我不能相信，也許因為是洗刷不盡骨子裏面小資產有識階級的劣根性之故；但是說具有無產階級的新科學精神而這樣迷信文

力倒也是可笑。這事且不管，我特別聲明的，關於那一件我沒有失戀過。這確是須要聲明的，因為世間頗有些進步的男女，可以是將來的社會的公民，以自己和所愛的戀人之多作為一種誇耀的。「我愛的女人有一百多個戀人哩。」「什麼希罕，我的有五百人。」這樣一種唯我為大的口氣，確是有人會說出來的。我不願被人家強拉去做成證明一個人的美而造成一個英雄的那種工具。

這一件的聲明，並非我白口抵賴，假使我果真是失戀過，那在先我總已是得戀了；這樣想去，即使是失戀二個字也是很可感謝的，果真是失戀，將要是怎樣幸福曾經是怎樣幸福的！真可惜，我不曾有過一回失戀，即使在美玲的一件，嚴格地說也不能

算是失戀，而不過是我自騙自的一件玩意兒罷了。並且已經是了別個人的愛人，我決不會想去攘奪或是競爭的，因為假使一個人自己承認了是別個人的愛人，他是已經喪失了他的自己，即使再去抓住他來，也是沒有什麼意思了，你想已摘出了真珠的貝殼，已鑲出了寶石的匣子，會有什麼價值麼？

求戀愛，也許我要求的，但是我求的決不是世間一般的戀愛，而是永不愛我的戀愛。話愈說愈妙愈不懂了，永不愛我爲什麼還能成爲戀愛呢？我的意思是這樣的，人生是無限向上的進展，若要戀愛成爲人生的一條件，也應該無限地向上進展；但是如其有了愛，成了戀愛，這進展便在中途停頓；因爲求戀愛，已經達到了戀愛，當然用不到前進，而且也勢不能前進了；這樣

豈不是戀愛一得，卽死滅，這個不是可以無限向上的東西，我不承認牠是真的戀愛，真的戀愛，必須要在永遠不能達到的地方，因而時時刻刻掛在口上的一「我愛我愛我愛你」這一派話所代表的人，決不是戀愛者。一切的戀愛只在微笑相視中間無限地滋長，始終祇是相視微笑的人，纔可以算是真正懂得戀愛的人，越過了這限度那便一切都破壞了。

這樣的傻話我且停止，究竟我有否失戀過自己也莫名其妙，或者像在路上偶然掉了一方手帕一樣，我竟失過了好幾次戀也難說，因為走在路上時候，的確也曾碰見過幾次喜歡看的齊整面孔姣俏身材，這或者也可以稱之爲失戀的；本來美玲這一件同這樣子也差不多。這都因為我是個夢想病者，我否定世間一切的真

實而容認世間一切的虛空，是不知在什麼時候，我走上了這虛無主義的道路，而跳不出離不開了。在這裏我又發見了一個順從這婚姻的原因，我的遵從卽是我的否定，我已經不承認世間一切的真實，我自然可以不固執一切的主張了。說到失戀，我失的難道祇是戀？我什麼都失了！但是也好，我因此可以安心地做一個虛無主義者。

這樣子個女人

程祥榮在他閑話中時常稱揚他妻，用西湖上的雷峯塔這個名字，我不知他說的是正話還是反話，所宣洩的是欣喜還是不平，卻由他的這名字我也得了一個很好的名字了。我妻正可以是在西湖上和雷峯塔對峙的保俶塔。程的雷峯塔我未曾拜見過，不知有怎樣的一種雄偉的樣子，我的保般塔總是頂確當的名稱了。因為他的秀麗修身和古雅恬靜的態度，實在是同保俶塔一樣的

。這裏用了個「秀」字，請大家不要以為是「端莊秀麗」的秀，而當做她是一個很漂亮的人，我不過用來替代「瘦」字的，因為「瘦估伶仃」「瘦弱」「瘦骨支離」這瘦總像不是好字，所以用這頂好的「秀外慧中」的秀來代了；喜歡用漂亮的文字那是我們做文章的人一種惡習慣，請原諒些；修卽是長，不用多解釋的。我妻為什麼這樣長，第一大概因為我太短了，造物主也想用來補救挽回的意思，卻不道因為我的短，益加顯得她的長，她的長真是令我仰望莫及的。有一次在上海路上走，一個印度巡捕走近來，我一仰望對同伴的夏丐翁道，「我妻比這人還長。」他雖則是不相信的樣子，我的確是這樣感着的。

保俶塔邊，樹木稀少，卻有一枝高聳出塔頂的，風雅的人給

牠一個「美人簪花」的名稱；妻因為幾年前生了一場大病，頭髮脫去了不少，那疏朗朗的樣子，竟和保俶塔頂上冷清的樹葉樹枝相彷彿，這又是一種愜合。再有她古樸的態度，陳舊的思想，以及那一種孤淒的氣韻，真個不能找出再好再恰當的名稱來了。

她幼小就喪了父母，是造成她這一種孤淒的，這孤淒和保俶塔的歷觀人世的興亡，時代的變遷所感的那一種情緒，有一脈共通之點，就不能不使我想出了這一個好名字，何況還有程祥榮的雷峯塔作一引呢。

保俶塔是西湖上頂好看的一個景緻，因此而當做我妻是非凡美貌，那便大錯了。妻的容姿決不能說是好看的，我也不以為是好看的，別個人恐怕也不是認為好看的。天庭很高，眉毛短

而且疏，眼睛細小也缺少神彩，而頂討厭的是那一張嘴，是嘴裏的一口牙齒，這使她成了一個不能掩飾的醜女人了。她的齒差不多是像河馬一般要突向唇外的樣子，因而嘴脣被掀出了像尖出了嘴的獼猴，我立刻想到在動物學的插圖上看見過的類人猿，猩猩，不是無理的。因為自覺二枚犬齒突得太出不好看吧，到平了套上二枚金齒，於是更加難堪了。一開口就金光燦然，頂討人不歡喜的地方卻頂惹人注目。這樣她的不好看是決定的了，而且那口是時常開着而閉不起來的，她呼吸不用鼻孔而從口中吐息。她真是不幸，天生成她這樣一副相貌，卻來嫁了一個要刻劃她面相的人；但是我的不幸，難道會比她差麼？不住地追求美好，不滿于現實的總有些缺畧的美而追求夢幻的美，現在現實

的不是美把我夢幻打破了。

再寫下去吧。把我的女人全個赤裸裸的身體都曝露出來，我是不能這樣殘酷的。到並非因為有什麼不好意思，也不是有什麼顧忌，不過是覺得不忍，我的解剖刀可以向着人的心縱橫無盡，而不能向着人的肉體，因為人的心有些就是自己的心，而人的肉體決不是自己的肉體。而且把肉體亂刀割去又有什麼意思呢？我又不是殺人的劊子手。不過把整個身體都跳過，來把那雙腳介紹一下吧。因為這實在有難以割捨的情味。

那一雙腳，一定是古董，我真不知交了什麼好運而得了這樣一件寶貝。實際，腳是怎樣的一個樣子，我到今也還未仔細看見過，不仔細也不會看清楚過。不過從套着襪穿着鞋的外形，

可以推測一二。脚尖高蹠，正如孔廟大成殿屋脊上兩端的鴟尾，也像每一座花亭上的蹠角，實是稀世的珍寶；比方得好聽些，便是兩隻舢舨船的雙泊。走起路來，着實有點輕緯，一搖一擺頗有點婀娜的樣子，又加之以長杏杏身材，益加好看了。我想來從前她一定纏足過的，後來卻要解放，但是因為膚骨已經受過損傷，所以成了畸形的發展，造成這樣一種怪相，那是和從舊禮教底下掙扎出來的人們，往往鬧出可憐的笑話一樣的。不過這總不是好的樣子，倘使是真的古式，純粹是舊來的三寸金蓮，我也未始不可以喜歡，正像現在有許多青年的所謂學者的學而好古一樣，去整理國故國學，去發掘古塚，研究考古學，讀古書，做古文，守古法，我也可以有法子摹做的，不幸她是不舊又不新的

兩不相合，這就爲難了。

這樣說妻是一個很醜的女人了，但是人家都說着，「新孃齊整，新孃好看。」——這個我知道有一條公理的，凡爲新孃必定齊整，必定好看；所以她是新孃，她必齊整，她必好看。但是到了她的新孃不新了之後呢？在這裏我又要發揮我是理想主義者的特色，美醜的決定，可以不在外表的形態上，也可以在內面的性格上，而內在的美卻是真正的美，有更高的價值。因爲如此，我追求美，何不追求更高的性格上的美呢？形態上的美是生成的，性格上的美是造成的，那是更加可貴。但這不過是空口的理論。

妻是一個受舊教養的人，是教養來去做良妻賢母的，所以時

髦的革命的社會運動婦女運動之類，分毫都不知道的，烹飪針線也許會些。一寸見方的字恐怕也認得幾方尺，那總算難能可貴了，也因為持家操作時，或者要記伙食另用賬柴米幾文，青菜豆腐幾文的準備，並非想起草什麼婦女協會宣言或運動大綱而學的。三從四德當然很明白，不過四德是德容言工，其中容以外，言也是要些天才的素質，妻是和我同樣很不會言談的。這因為是我所喜的缺點，所以不算她的缺點了。

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要知道要理解一個人的心，原不是容易的事情。結婚以來還不滿三個月，同妻在一起的光陰，的確沒有三十天，我實在沒有法子可以知道她的心性的。我結婚後二星期就回上海，陰歷的年底新年回家也不過二

星期，其中還要除外出去拜年的好幾天，實在沒有什麼機會可以理解她，況且新孃總有一種矜持的態度，要看透她心底，原不是容易的。不過我總可以說，她不是惡人，因為要做一個惡人，也是很難的。

她有些溫和的地方，有些端淑的地方，也有些傲慢的地方，也有些自大的地方，但是很懂得規矩，也並不十分惡笨。她的優點，我有時也能瞥見，不過並不使我感着愉快欣喜，有時反而覺得討厭。假使她是不賢的是絕對不能忍耐的壞人，我就有很好的口實可以棄絕她了，但因為她並不是那樣不好，以致我不得不忍耐着，這實在是討厭的。我真不懂我自己的心理，一方面很嫌惡她，一方面又可憐她，處處為她設身處地着想，卻又

不能忘記自己的立場，我真懊悔當初不曾爽快地回絕一個強硬的否定，對於那一回父母的提言。因為那樣也許在二人都反而是幸福，我真恐怕此後生活祇有悲慘，二個人一樣。

新婚的第十四天，我一定要出來了，本來是吩咐她一同來上海的，但因為天氣不好，連綿地下雨，路上很麻煩，所以又她獨守在家，我一人出來。她卻也知道捨不得別離，請求我延遲幾天，等天晴了走，這一天是天晴了。她還想沒有這樣早去上海的必要，對於我的一定要走，很不滿意，而且還懷疑我的那一天回轉。我終於允許了年底以前回家，就在那一天早晨動身了。這時光她好像很悲傷的樣子，大約因為切實地感到了不為丈夫所愛吧，也許是傷懷着別離，我是頭也不回地走了。不過在

年底的大年三十前一天我回家，我是不會失期的。

她決不有一點反抗，她逆來順受，她自己的意見分毫也不表示，她默默地順從，對於這樣子的馴良，有時我反而發怒的，太溫順了，一點也沒有反撥也很少趣味，但是她由傳統的教養訓練成這樣了。這一回是我受了一點感冒，正當她要回娘家去回門的前一天，她要犧牲了回她本來住的房子的歡樂，而在旁邊看護或者安慰我，卻是我叫她回去，拒絕她的好意，她也是默默不響地就回去的，眼裏滿含了幽怨的光浪。

但是我有充分的冷酷來觀察她這種種的樣子，像打麻雀時看着牌張的變化，心裏也一點都不感動，像一個資格頂老的賭徒，要這樣去看出人生的機微。妻在這一種情況之下，不過做成了

我觀察的對象，但是她不覺得也沒有什麼可憐了。照這樣子，我結婚後，自然更加忙了，要看自己又要看妻的心神的轉變，這種生活實在也不是理想的。不過爲要去了解人生，我卻省不出躲不開這一步工作，我只得盡我的能力做去。不過當我知道了妻是怎樣的一個人以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知道總不過是知道，從知道裏引不出什麼別的辦法的。不過把知道積起來比不知道總好，那麼我姑且從事於莫名其妙的努力。其實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莫名其妙的。

結 束

往常看見了人家的老婆，更加是對於戀愛結婚的配偶，我心中有過不住的輕蔑。是這樣一個人麼！這要叫做女人也很勉強的，爲什麼他是這樣聰明人卻做這樣笨事呢？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去抱一個冬瓜精。我看見他在戀愛中是怎樣廢寢忘食地煩悶，奮鬥努力的結果，纔成功的恭喜的婚配，卻是這個樣子，我真疑心是我眼花了。這樣的人，被我心中輕蔑過的，不止三五

個，但他們卻仍洋洋自得的浸透在歡樂的戀愛之海中，我知道戀愛是怎樣眩人的眼目了。我想世上儘多女子，也未必一定沒有好看的，怎麼偏偏去挑選了這些。真奇怪！但是現在我不能嘲笑輕蔑人家了，好不好且不管，我連自己去挑選的力量都沒有，還有什麼話。

而且我的妻又是像上文所記的那一種不好看的樣子，真使我有些難以處置了。要她出來做成朋友們嘲笑我的資料，祇一想我就怕得非凡的，即使他們口頭上原沒有什麼話，我有目知之明原是不必要人家有了話然後明白的，萬一還有幾位專會說敷衍的好話時，他竟然盲目地稱贊起來，那在我將要感到是如何一種刻毒的諷刺呢。但是因為醜而掩藏起來總也不是辦法，而且也是

不可能的。索性我把她詳細描了出來了，堂堂地說醜陋又不是
一種恥辱，既不是她的恥辱，我也可以不必惶愧了。這樣的動
機我寫這小說的後面幾節。若說是因為懷惱而在筆下發洩怒氣
，那不是我，我有許多更好的方法可以把這些無聊的悶氣收拾得
乾乾淨淨的。

已經寫到了這裏，假使我要爲滿足讀者諸位計，須得更寫下
去，即使心裏已經覺得沒有什麼可寫，卻也非運用種種空想去捏
造出來不可。爲要滿足理想主義的道德者，我應該想做從妻的
品性上，發見了頂高的美德，我很受感動，於是我們便非常和合
了。假使能設做到，這原是很好的。我在此地順便提起我朋
友程祥榮，他回鄉去過舊歷的年出來後，說已經把愛情創造成功

了。他主張生活須由努力去建說的，須用精神去創造的，現在他把那雷峯塔造成了他理想的標的，這真是很可慶賀的事情。但我想愛情終久是一件危險的靠不住的東西，而且我們並不相互要求什麼愛情，所以也不想辛辛苦苦去努力創造出來，因而在筆下說空話，更是不屑了。她的美點也許有，也許很多，我卻未曾感着，所以也不能臆造，這是爲保持我真實之故，我決不借什麼來掩藏逃避的。爲滿足歡喜看他人的悲劇的熱血狂情的青年，我應該描出一個悲慘的終局，那既可以博得針貶舊社會痛擊舊習慣的美名，又可以使這篇小說有個結束，在我還可以獲得滿天下青年男女的同情，也許會有幾個美貌姑娘來同情我，那便是我無上的幸福來了，但是我不。我原想把自己碰碎在真實上，血肉

糊模地，但是我還覺得有些地方太少勇氣，我還不能赤裸裸地顯出我一人的陋劣。同時顯出全人類的醜惡，這是很抱歉的。

近來很時髦的人已經反對曝社會和人生的醜惡，但是我以為醜同時可以就是美，而况曝露惡原不過揭示真實，很應該的，但是我也反對以醜惡爲唯一的真實的人們。因此我的小說勢不得再寫下去了，祇得就此結束。

不過以後倘使再有什麼獲得而再發表，當然不必先在此地聲明的，特地附言一下以表明我的不負責任的態度。我對於妻怎樣，現在我自己還不明白，這謎不知幾時可以解決的，請問：誰知道？

三月二十八日

——新 版 出——

▲新 俄 的 婦 女	▲交 響 曲 般 的 詩 歌	▲風 鈴	▲再 版 他 ， 她	▲愛 的 墓 門	▲畸 形 的 愛	▲妓 路	▲罪 惡 的 花	▲再 版 一 個 狂 浪 的 女 子	▲墮 落	▲睡 蓮	▲紅 花	▲我 所 尋 找 的 女 人	▲戀 愛 的 藝 術	▲訂 婚 與 結 婚
論 著	古 詩 選	小 詩 集	長 篇 情 詩	長 篇 情 詩	情 書	中 篇 小 說	長 篇 小 說	長 篇 小 說	長 篇 小 說	長 篇 小 說	短 篇 小 說	短 篇 小 說		
何 盈 譯	沈 竹 坡 輯	胡 行 之 著	洪 爲 法 著	陳 伯 吹 著	陳 伯 吹 著	陳 白 塵 著	陳 白 塵 著	陳 白 塵 著	杭 炎 甫 著	滕 固 著	黃 中 著	滕 剛 著	曼 農 著	沈 雄 編 著
二 角 六 分	三 角 五 分	實 價 三 角	一 角 五 分	實 價 三 角	五 角 五 角	實 價 二 角	實 價 五 角	實 價 五 角	實 價 四 角	四 角 五 分	實 價 五 角	三 角 五 角	實 價 五 角	實 價 五 角

——上海望平街四馬路口勞華書店出版——

——告 預 版 出——

▲芳	▲新	▲她	▲秘	▲抒	▲死	▲脂	▲東	▲交	▲我	▲愛	▲懺	▲三	▲我	▲金
草	社	的	密	情	的	脂			所	人		小	的	樓
雜	交	情	的	文	戲	地			遇	的			女	集
誌	學	書	記	選	劇	獄	流	流	到	的	誓	悔	姐	們

詩詞集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長篇小說
梅特林著

白	沈	女	女	曼	鄭	黃	黃	時	萬	無	白	白	麗	黃
刃	雄	士	士	農	重	中	中	英	華	名	鳳	鳳	華	中
主	編	著	著	輯	合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著
編	著				譯									

籌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印
備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刷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中

——版出店書草芳口路馬四街平望海上——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八年九月出版

冊 0 0 0 2—1

實售大洋四角五分

224-

年	1929
月	9
224	

—

4

✓